

自然教育,一个社区保护地的转型与未来

Nature educ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future of a community-based protected area

■文 / 何海燕 图 /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关坝村深秋图景



当地村民深入森林的巡护

通常,社区保护的重点在于开展巡护监测以及激发社区持续参与保护等行动,自然教育并非核心。然而,近年来我在社区保护工作中,投入大量精力支持社区发展自然教育。

因此,我常常思考,在社区中,自然教育与保护的关系是什么?自然教育如何回应保护实践?这成为我近年来不断探索的课题。

一、一个棘手的问题

2018年10月底的关坝村,秋意已浓,枝头挂满最后一茬无花果,家家户户门口的簸箕里摊晒着鲜红的干辣椒,院子墙角整齐地堆满了薪柴。在冬季来临前,关坝村的巡护队员们开始了当年最后一次巡护监测工作。多条线路同时出发,我被安排在最轻松的监测样线。

在那四天里,我跟随巡护员们走进大山,翻过山岭,在每台红外相机前驻足。首次参与巡护监测工作的我,深切体会到保护工作的不容易。当时,在蚂蚁森林的支持下,关坝村开始了更高要求的保护工作,日常巡护、专项巡护以及网格化监测等多项保护工作在一年中陆续展开。

那几天,我与巡护队员们朝夕相处,有了更多交流的机会。当我对森林的美景赞不绝口时,大家却告诉我森林已经无法养活村民了。“明年我就不干巡护了,要出去打工。”临近结束时,罗叔对我说。

这我不禁思考,保护对村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在一个真实的村子里,保护不仅要关注一方野生动植物,还要守护它们与人类的共生空间。这里有大山和森林供蜜蜂采蜜,有安全的水源供

生活所需,有可以在冬天取暖的木头,有偶尔能从大山中获取的野果和野菜,还有可以长期居住的安全住所。保护既是生活,也是生存,每一片净土都少不了那一缕烟火气息。

村民守护着绿水青山,可绿水青山无法变成金山银山,如何实现转化?这个问题,对于开展快10年保护工作的关坝村来说,已经到了必须回答的时候。

二、自然教育的起点

2016年,关坝村成立保护小区时,村民们共同描绘了50年后的愿景:希望到时关坝村山清水秀,不仅成为大熊猫的家园,还能成为游客可以预约进入的景区。大家期望更多年轻人返乡安居乐业,动物们也能在这里自由奔跑。这一愿景蕴含着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村子发展的期

望,他们希望旅游能成为一种发展模式和转化路径。

然而,这样一个普通的村子如何走出西南大山,走向社会大众呢?

2018年,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和关坝村一起对全村资源禀赋和接待能力进行了调查,分析了村子的优势和机遇。大家反复讨论关坝村的现状、面临的问题以及可能的发展方向,如生态旅游如果带来垃圾问题怎么办,如果大家都去赚钱而不做保护工作了怎么办等。显然,大家都明白,只有将社区发展与生态保护紧密结合,村子才能走得更远。

当时的关坝村依托自然环境发展养蜂产业,虽然养蜂户有所增加,但农业生产面临着自然灾害和市场化的风险,而且由于环境承载力的限制,产能相对有限,因此关坝村的蜂蜜产业一直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而位于九寨沟旅游环线上的关坝村,相较于附近的旅游景区,是一个保持着自然原始风貌的村子,对游客吸引力远远不够,在旅游方面几乎算是没有什么优势。

就在那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了《关于充分发挥各类自然保护地社会功能大力开展自然

教育工作的通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以及各类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都开始发掘自然生态资源的新价值,自然教育逐渐被广泛提及和了解。

自然教育注重人与自然和谐、互利共生、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而从2009年就开始关注生态保护的关坝村,本身就是一个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场域。无论是自然教育的理念还是方法,都与关坝村当时追求的“保护即发展,发展即保护”的模式高度契合。

最终,关坝村综合考虑村子的现实情况,选择发展自然教育,这也成为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第一步。

三、以社区为主体的自然教育实践

对于一个村子来说,开展自然教育首先要解决由谁来做以及做什么的问题。

通常,村庄管理和运营自然教育需要一个合理的市场主体。为此,关坝村成立了旅游合作社。我仍记得2019年那个闷热的夏天,每晚都有30多位村民围坐在会议室里,讨论关坝村旅游合作社的管理事宜。为了让合作社真正发挥作用,大家探讨了合作社

的组织构架,梳理了合作社负责人、后勤、财务等相关岗位以及要求。村委会面向全村老百姓公开招募人员,最终报名的村民在社区会议上进行了竞选演讲和就职发言。

确定成立旅游合作社后,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利益如何分配?关坝村的自然教育涉及接待户、村集体、合作社等不同相关方,他们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而利益分配关系到保护与发展的平衡、合作社的经营效率和公平等问题。如何分配利益成为当时激烈讨论的核心,即使是那些没有直接参与的普通村民也在全程关注着进展。

这对于一个村来说是非常复杂的,那个夏天并没有完全确定具体的分配比例,但基本明确了合作社的收益在村集体公共事务、生态保护、合作社团队激励和管理运营这四个方面进行分配。就这样,在初期,关坝村旅游合作社作为社区自组织,实现了对自然教育的管理和利益分配的主导。

孟吉、芯锐和杜勇都是村里的巡护队员,也是最早加入自然教育团队的人,后来他们都成了关坝村自然教育的带头人。当时大家对自然教育都不太了解,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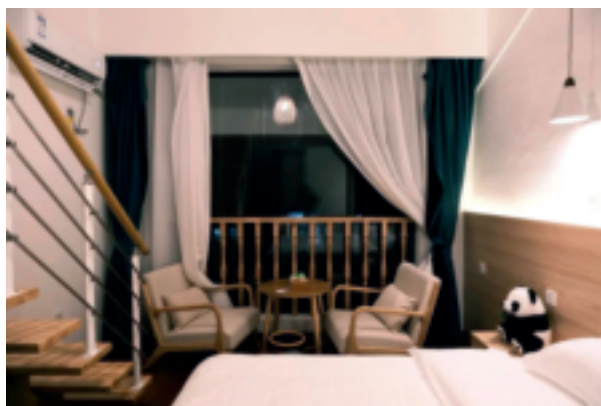
村民参与制作蜂蜜唇膏体验活动



开展自然体验



那晚的星空与星空下的我们（来源：关坝村）



关坝村的住宿接待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摄影 / 李岚曦



中蜂自然观察



关坝村集体公共事务更加公开、透明

们三人就天天一起研究关坝村自然教育应该怎么做。最初，他们只能在网上查找资料和视频，模仿现有的做法，硬背一些关于昆虫、鸟类和植物的生态学知识。然而，对于他们来说，学习这些陌生的知识本身就非常困难，这也让他们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很大的怀疑，积极性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如果直接传授知识不是关坝村自然教育团队所能做到的，那么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回顾过去，他们曾经是经验丰富的老猎人，了解动物的习性，擅长识别动物的痕迹，也能够野外长时间生活。现在，他们的身份是巡护员，具备巡护、安放红外相机和处理数据的专业技能，还可以讲述每个人参与保护的故事。除此之

外，他们还是养蜂人、农民和当地的手艺人。渐渐地，大家发现，自然教育就在身边，它深深扎根于关坝这片土地，需要从“本土”视角来审视。

“本土”是一个文化概念，它注重在地性、乡土性和传统性。社区发展自然教育很大程度上要依托社区的地理环境、生态资源、传统生计、历史文化、节日习俗、人口社会等资源。这也意味着以社区为主体的自然教育活动来源于社区内部，其传递的知识、价值和实践与社区发展、人文理念存在内在联系。

在本土视角下，大家开始依据社区的场地和村民的特长来设计自然教育活动，将现有的巡护线路、蜂场、河道以及农田庄稼等

作为体验路线，逐渐形成了一日护林员、猎人VS巡护员技能赛、蜂场管理、蜂蜡唇膏制作、野外露营、当季农事体验、社区调查、溯溪等体验活动。自然教育逐渐本地化，并融入大家的生产、生活和生态中。

终于，在2019年夏末，关坝村正式开展了第一次自然教育活动。大家都有些紧张，旅游合作社和自然教育团队提前一周就开始做各种准备：一条平时走了几百次的巡护线路，那几天走了好几遍，就怕出现安全问题；大家不断进行解说演练，以免讲解不清晰；一起去接待家户，检查卫生和生活设备；与村民沟通，协商活动场地；还一起研究遇到下雨天的应对办法。最终，大家用真诚的态度

弥补了许多不成熟的地方,顺利完成了活动。

那场活动的最后一晚,星星格外璀璨,那是我至今见过的最闪亮的夜空。在关坝沟森林的露营地中,我们满怀兴奋与迷茫,彻夜畅谈,思考着关坝村自然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

四、走向未来

令人意想不到的,自然教育一旦开始,就像是一颗火苗,不断擦出新的火花,为这个村子带来了改变的机会。当地各级政府、社会力量持续助力关坝村自然教育的发展,制定专项规划,改造村集体民宿,修建公共活动空间、村子博物馆,建立全域解说系统等,不断完善村子的硬件设施。在大家的支持下,关坝村的接待户也开始优化住宿、厕所和庭院环境;许多村民主动参加自然教育培训,目前已有4位村民通过培训获得了资格证书;大家还相继完善了自然教育手册、接待服务指南和导赏地图,自然教育的服务功能也在不断提升。

关坝村选择了自然教育,自然教育也塑造了全新的关坝,这种双向选择体现了这个小山村关于共生的新智慧。

2020—2023年,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关坝村还是陆续开展了15场自然教育活动,而且几乎都是由关坝村自主举办的,总收益约36万元。虽然收入不高,但大家意识到自然教育需要为体验者提供餐饮、住宿、交通、导赏、解说等服务,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有机会参与其中,为村子带来整体收入,村民们也获得了实实在在

的收益。

自2019年自然教育活动开展以来,关坝村旅游合作社已连续4年向村集体和关坝沟流域自然保护中心进行收益分配。这些资金用于支持村子每年多次的集体活动、社区会议、村民培训以及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村民们都从自然教育中受益,也看到了自然教育对村子的重要意义。这种自然教育源自社区,最终也回馈到了社区。

自然教育作为产业发展的一种形态,不仅为大家带来经济收益,也影响着村子的治理结构。大家认识到自然教育本身构建了强大的参与场域,将这样的空间开放给村民至关重要。事实证明,以社区为主体的自然教育,利用的是社区共同保护的生态环境,而自然教育活动所依赖的场地和服务归村集体所有,属于社区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这必然涉及公共事务的决策、收入分配等管理事项。

因此,当大家参与自然教育活动时,也就是在参与村集体公

共事务。这意味着大家必须从集体利益出发,进行公开、公正和透明的决策和管理,同时也要求了村子的治理方式必须是参与式、民主协商、尊重和平等的。这种治理方式不仅有助于提高社区的管理能力和凝聚力,也为社区持续参与生态保护奠定了制度基础,呼应了自然教育促进生态保护的目标。

现在,更多村民意识到,正是因为多年的生态保护,关坝村才有信心开展自然教育,而自然教育也让更多村民看到自然资源的无形价值。自然教育正在成为大家对村子发展愿景的新想象和期望。

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关坝村96.8%的区域被纳入国家公园范围。在国家公园建设的背景下,关坝村自然教育的实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支持。未来,一个社区的自然教育如何既能满足社区内部治理和保护的需求,又能与国家公园建设相呼应,这是国家公园和社区都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

作者单位: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在关坝村随处可见的熊猫景观小品